

三木家的 故事



曹丁
著

CS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三木家的 故事

曹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木家的故事 / 曹丁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2

(大风原创散文系列)

ISBN 978-7-5404-7985-5

I. ①三…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7130号



Sanmu Jia de Gushi

三木家的故事

曹丁 著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龚煌景 (龚湘海) 张文爽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2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04-7985-5

定价: 24.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5983028

序言

女儿曹丁小时候，比一般的孩子说话早，而且吐字也清晰。有次住院输液，同病房的另三个比她大的小孩儿，都不会发“姥姥”的音，一个发“raorao”一个发“waowao”，另一个是“gaogao”，只有曹丁会发“laolao”。

曹丁不仅是语音清晰，她说起话来，表述还清楚，甚至还会跟你“搅”辩。在我给她记的日记里，1979年9月20日记着的是：

丁丁对爸爸说：“我也不知道当爸爸的一天忙什么，老也不回家看孩子，也不管他孩子有病没病。”爸爸说：“你说什么？”丁丁说：“我不是说您，我是说别人。”爸爸说：“说别人也不行。”丁丁说：“我是说我做了个梦。”

当时她三岁半多点。那年我在忻州窑街派出所上班，单位离家四十多里，工作忙起来常不回家。如果说头一句是因为她听了妈妈或是姥姥对我的埋怨，而

记在了脑子里，那后两句可就是她自己在“搅”辩当中的即兴语言了。

1979年12月2日我给她记的日记是：“丁丁近日来，常好说些自编的顺口溜。晚上看完电视《三凤求凰》后，睡觉时又信口拈来四句：‘三凤求凰，刘鬼寻张，梅花飘香，电灯亮堂。’”曹丁姥姥有文化，建国以前在浑源县的教会学校里当老师。在姥姥的启蒙下，曹丁能背好多好多唐诗。人们说“背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曹丁的这首《三凤求凰》四言诗，诌得好。细细想来，还有创作的成分在里头。

再长大了些，我们常领她去看电影，看回来她就给姥姥讲，大概的意思都能讲出来。最让我吃惊和赞叹的是，看完印度电影《大篷车》，她能从头到尾，都把故事讲下来，当中还模仿着里面的舞蹈，给姥姥表演，还学着用电影里的印度语歌唱。

再以后，她放学回家给我们讲学校里的的事儿，老师的事儿同学的事儿，一件事儿接着一件，把我和她妈笑得肚子疼，她停下不讲了，可我们还想听。

小学时，语文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写日记。别的学生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写。可曹丁提起笔就写，或者是三百或者是五百字，不停顿不修改，一口气写完，有的能上一千字。我说，来，我检查检查，可我常常是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她的情节叙述或者是细节描写，常常使我动容。她这样的日记本，写了好几本。我拿到单位，同志们都争着传看。

她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假期，我工作很忙，可又想听听她讲学校的事，她说爸爸我给你写，写出来你多会儿有时间多会儿看。就这样，没用一个月时间，她把上大学的事儿给我写出了厚厚的一百多页稿纸。我算了算，三万多字。哇，这根本就是一部中篇小说嘛。

所以说，我从来就不怀疑曹丁的写作能力。

2000年曹丁得了甲亢。一般人得甲亢两年左右都会治好，可曹丁的甲亢十五年都没有治好。这期间，女婿陪她跑北京跑太原，找了

不少名医，可治疗结果都是一样：只要一停药，她的甲亢就会犯。医生分析说这可能与她先天心脏不好有关系。而长期的甲亢又会增加她心脏的负担，医生怕引起房颤，就建议她避免运动，多静养。于是曹丁就向学校请了病假，在家静养。

可总待在家里又过于无聊，她便出于兴趣试着写剧本来消磨时光。她先是把我的几篇小说改写成了剧本，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出了一部她自己原创的剧本《三木家的故事》。剧本里面的人物，三木就是五岁前的她妈妈。但也不算上是原型，仅仅是个影子。剧本的时间跨度是1948年到1951年间。我看了以后，觉得不错，认为整个故事是很好的小说题材，要是能写成一部小说就好了。曹丁说她试试。几个月后，她便把打印好的长篇小说《三木家的故事》拿到了我家。

我说过，我从来不怀疑曹丁的写作能力，而且从她当初把我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我就能看出，她要写小说的话，也会是把好手。

曹乃谦

2016年3月28日于槐花书屋

目录

001	第一章	三木的哥哥姐姐们
011	第二章	有德来看病
020	第三章	亦云的追求者
028	第四章	钟元的攻略
039	第五章	亦远成婚
051	第六章	元宵节
061	第七章	亦骁受伤了
071	第八章	父亲离世
082	第九章	房子交公
092	第十章	新婚夜里，亦真哭到了天明
102	第十一章	搬到新家的第一天
113	第十二章	亦真怀孕了
123	第十三章	父亲遗愿与高校志愿
134	第十四章	玉如和亦真成了朋友
145	第十五章	家里一下出了两个大学生
153	第十六章	亦云住院了
163	第十七章	有德学习回来
173	第十八章	亦真的生日
183	第十九章	玉如出事了
195	第二十章	亦真疯了
204	第二十一章	三木开始说话
213	第二十二章	亦云订婚
222	第二十三章	立春的特殊告白
232	第二十四章	归宿·看海

第一章 三木的哥哥姐姐们

在浑源县城的西关街上，夏侯中医诊疗所绝对算是最气派的门面了，虽说是旧式的庭院建筑，但因养护得好，也并不显得老旧。从中药房里时而飘出的药香气，更是给它添了些古雅的韵味。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这儿当成是地标性的建筑，会说，你往西关街一拐，就会看见一个大门面，牌匾上写着：夏侯中医诊疗所；还会说，在那中药房门外常站着一个妇人背着一个小孩儿……

就这样，武妈背上的夏侯家的三木也成了小县城里的知名人物，尽管她从来不说话，从来都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来往的路人。人们会在背后议论说，夏侯家的三木可真够木的，都两岁多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总得武妈背着。从中药房抓药出来的人总会摸摸三木的小脸，逗逗她。有时也会有人压低声音问武妈：“哎，武妈，你说是不是夏侯大夫和沈先生要三木要得迟了，你看这孩子，一点儿也不像她哥哥姐姐们那么灵秀……”遇到这种时候，武妈总会面带愠色地回道：“你们别看我们三小姐不说不笑的，心里可灵着呢。”

夏侯家的中医诊疗所原先是在太原。一九三七年底太原沦陷后，夏侯大夫因不愿伺候日本人，第二年初便关了店铺，带着全家人搬到了浑源，又把中医诊疗所在浑源县城开了起来。到如今，又整整十年了。武妈是外省人，二十年前守了寡，后来便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武子来

到太原，投奔了夏侯家。在夏侯家，武妈看大了大少爷亦远，大小姐亦真，又看着二小姐亦云和二少爷亦骁出生长大，现如今，最小的三小姐又天天趴在自己背上。武妈很知足，夏侯一家人对自己和武子就像对待家人一样，从来没让她觉得自己是个下人。可武妈是个本分人，在夏侯家将近二十年，带孩子做饭，从不多说一句。她常教育儿子要“少说话，多做事，多识眼色”。可武子毕竟是和少爷小姐们一起长大的，对于比自己年长的亦远和亦真，他自然称呼大少爷大小姐，可对于比自己年幼的亦云和亦骁，他在私下里都是叫名字的，而他们都一直叫他武子哥。前些天武子进货回来，把骡子大黑在马厩里拴好后，对武妈说：“妈，亦云把新洋车骑到学校去了，我得去接她，她还不咋会骑呢，别在路上摔着。”武妈立刻教训他说：“咋老是亦云亦云的，亦云也是你叫的吗？都二十岁的人了，老也记不住自己的身份。”

除了武妈和武子，夏侯家还有两个抓药伙计宅旺和二喜，还有一个丫头立春。在这些下人看来，夏侯家里最要数大小姐亦真像当家的了。因为老太太和善，大少爷当兵在外地，二少爷和二小姐虽说已经成人，可不知是因为还在念书，还是性格因素，整天嘻嘻哈哈的，完全没个大人样儿。夏侯亦真却不然，虽说只有二十出头，却有着十足的“当家”做派，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平日总在诊疗室里帮父亲抄方子。有些按方子抓完药的顾客，还会向抓药伙计索要大小姐抄的方子，说是拿回去让孩子照着练字。亦真也从不跟下人们说笑，只要从自己屋里走出来，永远都会穿扮得齐齐整整的，半高跟的皮鞋总是纤尘不染，一年四季各式样的旗袍总像是崭新的。因为亦真房里的活多，又得伺候笔墨纸砚，又得经常洗衣服熨衣服，所以三年前，亦真从女中毕业后，家里便又给她雇了一个小丫头立春。

亦真这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也不是因为很久都没有收到耿岩的来信，她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每到这种时候，她都会来耶稣堂，站在耶稣受难像前默默地祷告。其实，她并不是很信神，只是十年来

的习惯而已。十年前，全家搬来浑源县，母亲就开始在这座荷兰人建的耶稣堂下设的教会学堂教书当女先生，而自己也是在这里念完的高小。亦真从小都会听到母亲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恒久的平安与喜乐。”可在亦真看来，内心的平安要远比喜乐来得重要。她双手合十，心里反复默祷着：“主啊，求你赐给我平安，保守我灵里平安。”立春也在一旁学着亦真的样子，双手合十，闭眼祷告。过了一会儿，立春微微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的亦真，见亦真还在闭眼祷告，又赶快闭住眼。

亦真走出耶稣堂，心里仍不得平安。突然想起母亲曾说过，祷告的时候，不可絮絮叨叨，反复叨念，因为人的心意，神早已明了。这样一想，越发觉得心烦意乱了，觉得自己刚刚的祷告也不会受神顾念了。亦真叹了一口气，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吉普车，车前站着一高一低两个男人，高个的那个男人身形较瘦，大概三十岁样子，一身黑色中山装，手朝后背着，眺望着远处的恒山景色。看着这个人，亦真突然想到从前牧师太太给他们讲过的 demon，绝对就是这个形象，不见得就是坏人，但却无端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亦真这么想着，突然鞋跟一偏，把脚崴了。亦真一下疼得叫出声来。

听见这“哎哟”一声，郑有德和司机小郭向亦真她们走了过来。

立春蹲下来看亦真的脚踝，又抬头问亦真：“大小姐，没事儿吧？”亦真皱着眉摇了摇头，可实际上真的很疼。立春蹲在亦真脚边，用手捏着亦真受伤的脚踝，抬头问道：“是这儿吗？”亦真被立春捏到了痛处，疼得没站稳，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郑有德一步跨上去，两只手扶住了亦真肩膀。亦真一回头，怒视着郑有德，厉声道：“你干什么？”有德忙把手放下来，往后站了一步，有点不知所措地说道：“哦，对不起……”

亦真低下头轻轻揉着受伤的脚踝。有德看亦真穿着半高跟皮鞋，怕是不好走路了，问道：“小姐，你家住在城里吧？”亦真冷冷地看了

有德一眼，没说话。立春抢着说：“我们家就住在西关街。”有德说：“那还有一段路，你们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去。”亦真并没朝有德看，只是冷冷说了句：“不用了。”立春一听急了，问亦真：“那咱们怎么走啊？大小姐这脚……”亦真瞪了立春一眼。立春不敢再说了，无奈地低声嘀咕：“好吧，我扶大小姐走回去。”

有德坚持让亦真她们上车，说自己正好也要回城里。亦真有戒心地看了有德一眼，又看了看小郭。有德看出了亦真的顾虑，心想可能是因为自己刚才扶了一下人家肩膀，人家姑娘才对自己有所防备的，于是便说：“那这样吧，让小郭开车送你们回去，我自己走回去。”

小郭转向有德，说道：“部长……”有德一伸手，制止住小郭的话，又对亦真和立春说：“你们上车吧。”亦真看了有德一眼，犹豫了一下，但因为脚踝实在太疼了，还是让立春扶着上了车，坐到了后排。

车开得很稳，亦真一直低头揉着脚踝，立春坐在亦真旁边，眼睛左看看右看看环视着车内。小郭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里看着坐在后排的亦真和立春，小声嘟哝着：“你们也真是的，莫非我们部长看着像坏人吗？还至于吗，不能一起坐车走。”立春看亦真，亦真白了立春一眼，没说话。

吉普车开进了西关街，停到了夏侯诊疗所门口，小郭下了车，帮亦真和立春打开车门。立春扶着亦真下了车。小郭对亦真和立春说：“我把你们平安送到家了啊，再见。”立春对小郭摆摆手说：“哎行，再见，再见。”

小郭的车都开走了，立春还在那儿朝吉普车张望着。亦真拿胳膊肘碰了碰立春，立春回过神来，赶紧扶着亦真进了中药房。

每到后晌的这个时候，来看病或是抓药的人已经不多了，伙计宅旺和二喜正在收拾药房。看见立春扶着有点跛脚的亦真进来，宅旺问：“呦，大小姐这是怎么了？”立春说：“出城外把脚给崴了。”正在扫地

的二喜说：“我见刚刚是一辆吉普车把你们送回来的。”立春说：“我们碰上个好心人把我们送回来的。”宅旺听了，立刻瞪大了眼说：“呦，大小姐命好，这儿一崴脚，那儿就碰上好心人给送回来了。这好心人是谁呀？还有汽车……”

亦真看了宅旺一眼，宅旺立刻闭了嘴，不敢再追问了。立春扶着亦真穿过中药房，进了后院。

夏侯家的后院有三进，外院西面第一间是夏侯大夫坐诊的诊疗室，除了诊疗室，外院还有厨房、饭厅、仓房、马厩和伙计们住的房，中院有夏侯夫妇的卧房，亦远的卧房，亦骁的卧房和武妈立春的卧房，两个小姐的卧房都在里院。

立春扶着亦真进了屋，亦真又吩咐立春去中药房给她取了根艾卷儿来熏脚蹠。

亦真屋是里外两间的套房，外面一间是书房，里面是卧房。亦真坐在炕上，光着右脚，用一块热毛巾敷着脚蹠。立春在一旁点着一根蜡烛，就着烛火点着艾卷儿，边点边吹。

立春边呼呼地吹着艾卷儿边问亦真：“大小姐，你说部长是个多大的官呀，还有车有司机的。”亦真看了立春一眼，没说话，把热敷完的毛巾递给立春。立春接过毛巾，见亦真伸手跟她要艾卷儿，赶紧对着艾卷儿呼呼吹了两下，见艾卷儿完全点着了，递给了亦真。亦真拿着艾卷儿慢慢绕着圈地熏脚蹠。

立春边在水盆里摆毛巾，边像是跟自己说：“我看着那个人不一般呢。”亦真没抬头，边熏脚蹠边说：“看着像个共产党，要不就是国民党。”立春说：“我那回听宅旺说，现在全国还没解放，虽说咱们浑源县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可走街串巷的还有好多国民党残留。”亦真不屑道：“宅旺懂的还挺多。”

立春说：“宅旺见的人多，啥也好打听，啥也知道……不过，要我说，那个人肯定是个共产党。”亦真抬头看了一眼立春，又低下头继续熏

脚踝，问道：“为什么？”立春一脸天真相，说道：“我感觉，那个人看着就像个黑脸包公。”亦真被立春逗乐了，笑道：“快去倒水去吧，别学得爱背后说人。”

立春拧干毛巾，把毛巾搭到脸盆架上，愤愤地说：“宅旺才爱背后说人呢。我刚刚去药房给大小姐拿艾卷儿，他东打听西打听，他还说，那人宁愿自己不坐车，也要让司机把咱们送回来，可真有点儿意思。还说，那人是不是看上大小姐了……”亦真打断立春的话，说道：“行了行了，倒水去吧。这个宅旺，一个男人家，嘴碎叨叨的。”

立春端起水盆，出去了。亦真手里握着艾卷儿，又想起了从前牧师太太讲过的 demon 的故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夏侯亦骁扒在浑源女中的铁栏杆外向校园里张望，希望能看见他二姐亦云的同班同学柳月。亦骁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他，猛一回头，看见不远处一棵树后缩回一个身影。亦骁大步跑过去，一把把藏在树后的他的同班同学钟元拉了出来。

亦骁揪住钟元的领口，吼道：“你小子，你来干什么？我发现你跟踪我来这儿不是第一次了，对不对？”钟元慌张地点点头。

亦骁非常愤怒，他以为钟元也喜欢上柳月了。亦骁拉着钟元的领子，说道：“我今天得好好跟你谈一谈。走！”边说边把钟元半拖半拽地拉到一个没人的街角。

亦骁松开钟元的衣领。钟元赶紧整理整理衣服，用食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亦骁指着钟元的鼻子，厉声问道：“你喜欢她，你敢不敢承认？”钟元慢慢点了点头。亦骁抡起拳头准备打钟元，钟元吓得缩起了脖子。亦骁看见钟元害怕的样子，又不忍心下手了，慢慢把拳头放了下来。

亦骁呼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问钟元：“什么时候开始的？”钟元傻乎乎地看着亦骁，问：“开始什么？”亦骁好不容易压

住的火又升上来了，怒吼道：“开始喜欢她！”钟元懦懦地说道：“就是那次，在你家见了她……”

亦骁一下震住了，吃惊地问钟元：“在我家？她，怎么会在我家？”钟元说：“就是那次，你领我去你们家，一进中药房，正好就撞上你姐了……”钟元害羞地笑了，害羞中又带着一丝幸福。

亦骁更蒙了：“什么？我姐？你喜欢我姐？！”钟元羞涩地点点头。亦骁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说道：“我姐，她是漂亮，这全县人都知道。可我姐毕竟比你大几岁，最主要的是，我姐她已经有意中人了，叫耿岩，人家耿岩哥都上大学了。”

钟元赶快摇头，说道：“我不是说你大姐，我是说你的双胞胎姐姐。”亦骁道：“啊？！你是说亦云啊？她只比我大五分钟，算什么姐姐。”钟元一本正经地说道：“大一分钟也是姐姐。”

亦骁打量着钟元，笑道：“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的喜好可真够特别的，怎么喜欢上亦云了？我还担心她成天疯疯癫癫的，以后嫁不出去呢。”钟元很认真地问亦骁：“这么说，你同意了？”亦骁笑道：“笑话！要我同什么意呀？你喜欢她你自己去追嘛，每天偷偷摸摸跟踪我干吗？”钟元说：“亦云不是念女中嘛，我看你一下学就往女中跑，心想你肯定是去接亦云。所以，我就偷偷跟着你。”

亦骁笑道：“我去接亦云？笑话！她还用我接？她早就骑着新洋车溜回家了。我来女中是来看……柳月的。”亦骁突然压低声音，看看周围，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钟元问：“柳月是谁呀？”亦骁说：“柳月是亦云她们班同学，因为是外地人，所以住着校呢。”钟元重复道：“外地人啊？”亦骁点了点头，说道：“是哪儿的人我忘了，反正是南方女孩儿。”钟元又重复道：“南方女孩儿啊？”

亦骁说：“柳月可是浑源女中最漂亮的女生了。哎，要不要跟我去看？”钟元道：“浑源女中，咱们又进不去。”亦骁说：“我知道她宿舍在哪儿，咱们用不着进学校，在校园外头就能看见她。走不走？”

钟元顿了一下，勉强说道：“那，好吧。”

亦骁又吩咐道：“不过你得先答应我，看见柳月以后，不许动心哦！”钟元一脸正色地说道：“我喜欢的女孩儿是你姐夏侯亦云，我钟元对亦云绝对忠贞不二！”

亦骁大笑，搂住钟元肩膀，说道：“不二你个头啊，话也不说清楚，刚才差点儿挨我两拳。”亦骁搂着钟元肩膀，两人走到浑源女中西面，扒在学校铁栏杆外向校园里张望。

钟元问亦骁：“这天都快黑了，你说的那个柳月怎么还没出现呀？”“你急什么？看见了没？”亦骁指着不远处校园里的一排平房，对钟元说，“那儿就是她的宿舍，每天这个时候，她从饭厅吃完饭都会回宿舍的……哎，你看你看，她来了！”

校园里，柳月远远走了过来，在操场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从随身挎着的布兜里拿出一支口琴，在黄昏中悠悠吹起了《好一朵茉莉花》。

亦骁欣赏地看着柳月，悄声问钟元：“哎，怎么样？”

钟元挑剔地看着柳月，说：“还，可以吧。”

亦骁面带愠色，瞪着钟元道：“什么叫‘还可以吧’？”钟元说：“我不太懂得欣赏这种类型的女孩。”亦骁看看校园里的柳月，又看钟元，问道：“哪种类型啊？”钟元道：“有点儿……冷冰冰的。”

亦骁不解，道：“冷冰冰的？”钟元看看周围，好像起风了。他抱住胳膊，故弄玄虚地说：“凉飕飕的……”亦骁更不解了，道：“凉飕飕的？”

“有点儿像……”钟元坏坏地笑着，边说边跑开了，“有点儿像聊斋里的女鬼！”

亦骁听了，气得咬下嘴唇，跑过去追上钟元，举起拳头，假装要打他，吼道：“好你小子，你想找死啊？！”钟元缩着脖子，笑道：“饶命饶命……我的意思是说，聊斋里的女鬼不是都很美吗？”亦骁放下

拳头，装着还在生气，问钟元：“那亦云呢？亦云像什么？你懂得欣赏的类型。”钟元边想边说：“亦云，她就像……一阵风，又像……一团火。”钟元伸出两只手比画着。亦骁大笑：“那不是踩着风火轮儿的哪吒吗！”

近几个月来，夏侯大夫明显消瘦了许多，饭量也不像从前了。孩子们问他，他也只说是没什么胃口。可他是医生，他知道自己胃里得了病，而且是不治之症。一想到自己就要撒手人寰，他就很后悔要了三木。孩子还这么小，什么时候才能长成大姑娘，像亦真那么亭亭玉立，或是像亦云那么活泼开朗？夏侯大夫无力地靠在炕头，每天前晌忙着给病人看病，也不觉得虚弱，可一到后半晌，人一闲下来，就感觉精气神全被抽空了一样，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

夏侯太太像往常一样，每天晚饭前，给丈夫端来一碗热羊奶。夏侯太太端着羊奶坐在炕沿，说：“他爹，羊奶热好了，趁热喝了吧。”夏侯大夫接过碗，喝了一口，对妻子说：“你尽快把教会学堂的事儿辞了吧，咱家自己的孩子还照顾不过来呢。亦云和亦骁都上高二了，三木也越来越大了，不能总让武妈看着。”夏侯太太说：“等过了年吧，明年就有新先生来了。”夏侯大夫叹了一口气，说道：“最迟也就是明年了。我这胃里的病也不知道能拖到明年啥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你还得把咱家的铺子撑下去。不行就换个牌子，不能叫诊疗所了，就叫夏侯中药铺也行。”

夏侯太太不想让丈夫继续说伤心话，忙找话题打断，神情喜乐地说：“他爹，我记得我跟你提过，我们班里有个女学生叫姚玉如，爹妈去世后就住进了教会里，原来因为家穷也没念过什么书，现在二十出头了，才念完高小，也不打算跟着再往上念了。我想把她说给咱们亦远。”夏侯大夫说：“也好，我的病越来越重了，让亦远成个家也好，也算是冲冲喜……你说的这个姚玉如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夏侯

太太说：“是个百里挑一的美人儿，如花似玉温柔如水的，性情也和善，最适当大媳妇了。我哪天把她领回来，你要是也看着好，等过年亦远回来，就给他们把婚事办了。”夏侯大夫微微叹了口气说：“选儿媳妇的事儿，你看着好就行了。”

郑有德站在自己办公室窗前，回想着下午在城外遇见亦真的情景。他从十年前在河北老家参加抗日以来，好像从来都没时间想过什么女人，这好像真是第一次。他慢慢走到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想起之前小郭对自己说的话：“这些年您一直隐姓埋名干地下工作，把自个儿都耽误了，现在全国都快解放了，您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事儿了。我真希望您能在这山灵水秀的浑源城，遇到一位佳人。”

“这位佳人可有点凶啊。”有德回想着亦真倔强的样子，情不自禁地笑了。

办公室门开着，打字员来送材料，看见这位平日不苟言笑的准县长大人正坐在桌旁发呆，还在一个人偷偷笑。打字员不敢进去，站在门口敲门，有德却浑然不觉。打字员又稍用力地敲了敲门，有德这才回过神来，示意打字员进来。打字员走进来，把打好的材料递给有德。有德接过材料，对打字员说了句：“哦，行了，谢谢。”打字员微鞠一躬，转身出去了，觉得郑部长今天真是有点怪。

打字员走后，有德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材料，又笑了。